

麦卡锡作品·边境三部曲

The Crossing

穿越

〔美〕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著
尚玉明◎译

The Crossing

穿越

〔美〕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著
尚玉明◎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THE CROSSING by Cormac McCarthy
Copyright ©1994 by Cormac McCarthy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1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Group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s with International Creative Managemen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 3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穿越 / (美)麦卡锡(McCarthy, C.) 著; 尚玉明 译.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2
ISBN 978-7-229-03078-0

I. ①穿… II. ①麦… ②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1609 号

穿越

Chuan Yue

[美]科马克·麦卡锡 著

尚玉明 译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责任编辑: 刘学琴

特约编辑: 王宏亮 张慧哲

责任印制: 杨 宁

营销编辑: 田 果 王朝选

封面设计: 尚书堂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85869375/76/77 转 810

E-mail: bjhztr@vip.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68 千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 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重现经典

重现经典编委会

主 编

陈众议

编 委

陆建德 余中先 高 兴

苏 玲 程 巍 袁 伟

(排名不分先后)



重现经典

- | | |
|-----------|-------------|
| 《路》 | 《瓦解》 |
| 《天下骏马》 | 《人民公仆》 |
| 《穿越》 | 《荒原蚁丘》 |
| 《平原上的城市》 | 《神箭》 |
| 《血色子午线》 | 《印度之恋》 |
| 《猜火车》 | 《米兰之恋》 |
| 《源泉》 | 《鞑靼人沙漠》 |
| 《阿特拉斯耸耸肩》 | 《母猪女郎》 |
| 《跳房子》 | 《魔法外套》 |
| 《破碎的四月》 | 《孤独天使》 |
| 《能干的法贝尔》 | 《孤独旅者》 |
| 《施蒂勒》 | 《独自和解》 |
| 《斜阳》 | 《万里任禅游》 |
| 《金色夜叉》 | 《情陷撒哈拉》 |
| 《高野圣僧》 | 《相约萨马拉》 |
| 《居辽同志兴衰记》 | 《校园秘史》 |
| 《亡军的将领》 | 《看电影的人》 |
| 《梦幻宫殿》 | 《华氏 451》 |
| 《面纱》 | 《曼哈顿中转站》 |
| 《邮差》 | 《秘密花园》 |
| 《飞越疯人院》 | 《美丽新世界》 |
| 《革命之路》 | 《牙买加飓风》 |
| 《血橙》 | 《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 |
| 《猎鹰者监狱》 | 《捕蜂器》 |

近世西风东渐，自林纾翻译外国作品算起，已逾百年。其间，被翻译成中文的外国作品，难以计数。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都受过外国文学作品的熏陶或浸润。其中许多人，就因为阅读外国文学作品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比如鲁迅，比如巴金，比如沈从文。翻译作品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影响，从文学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翻译作品所承载的思想内涵把中国从古老沉重的封建帝国，拉上了现代社会的轨道。

仅就文学而言，世界级的优秀作品已浩如烟海。有些作家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大红大紫，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没无闻。比如赛珍珠。另外一些作家活着的时候并未受到读者的青睐，但去世多年后则慢慢被读者接受、重视，其作品成为文学经典。比如卡夫卡。然而，终究还是有一些优秀作品未能进入普通读者的视野。当法国人编著的《理想藏书》1996年在中国出版时，很多资深外国文学读者发现，排在德语文学前十位的作品，竟有一多半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在中国读者最熟悉的英美文学里，仍有不少作品被我们遗漏。这其中既有时代变迁的原因，也有评论家和读者的趣味问题。除此之

外，中国图书市场的巨大变迁，出版者和翻译者选择倾向的变化，译介者的信息与知识不足，时代条件的差异等等，都会使大师之作与我们擦肩而过。

自2005年4月始，重庆出版社大力推出“重现经典”书系，旨在重新挖掘那些曾被中国忽略但在西方被公认为经典的文学作品。当时，我们的选择标准如下：从来没有在中国翻译出版过的作家的作品；虽在中国有译介，但并未得到应有重视的作家的作品；虽然在中国引起过关注，但由于近年来的商业化倾向而被出版界淡忘的名家作品。以这样的标准选纳作家和作品，自然不会愧对中国广大读者。

随着已出版书目的陆续增加，该书系已引起国内外读者的广泛关注。应许多中高端读者建议，本书系决定增加选纳标准，既把部分读者熟知但以往译本存在较多差误的经典作品，以高质量重新面世，同时也关注那些有思想内涵，曾经或正在影响着社会进步的不同时期的文学佳作，力争将本书系持续推进，以更多佳作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求。

自然，经典作品也脱离不了它所处的时代背景，反映其时代的文化特征，其中难免有时代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及其对一代代读者的影响丝毫没有减弱。鉴于此，我们相信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和中华文明继续交相辉映。

丛书编委会

修订于2010年1月

译者前言

重庆出版社于2010年6月出版了美国当代伟大作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文学名著“边境三部曲”（The Border Trilogy）的第一部《天下骏马》（All the Pretty Horses）的中文版（尚玉明、魏铁汉译）。时隔数月，重庆出版社又决意继续推出“边境三部曲”之第二部《穿越》（The Crossing，尚玉明译）及第三部《平原上的城市》（Cities of the Plain，李笃译）的中文版。至此，这位美国文学大师之最为杰出雄奇、最为饱满璀璨的经典巨著便面貌完整地呈现给了世界上最广大的读者——中国人。这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又一篇感奋人心的华章。

“边境三部曲”的开创篇《天下骏马》在1992年的首版曾经引起了美国出版界的轰动和评论界的盛赞，并创下了精装本首版印数190000册及两月内连续七次重印的纪录；霸占《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长达21周，连续荣获美国图书大奖。而“边境三部曲”合卷本在1998年的出版更是让文坛沸腾。各大报纸好评如潮：《旧金山纪事报》称它为“具有本世纪最高文学成就的美国经典名著”。《纽约时报·书评》誉之“散文的神笔加上美国的原味”。《华盛顿邮报·图书世

界》赞美道：“多么庄严而壮丽……麦卡锡所创作的富有想象力的文学佳作，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天才的作家可以向诸神挑战。”评之“具有一种巨大的悲剧性的力量，是一本震撼灵魂的小说”。

《穿越》从结构上和篇幅上讲是“边境三部曲”的中心篇、重头篇，从内容、文体上看亦是《天下骏马》的姐妹篇。但它比《天下骏马》更深刻、更成熟，它的问世也受到了更热烈的欢迎。《穿越》仅在美国的首版印数便超过了200000册，刷新了边境三部曲第一部所创下的历史最高纪录。当代美国著名桂冠诗人、2008年普利策诗歌奖得主罗伯特·哈斯在《纽约时报》激情评论：“《穿越》是散文的奇迹，是原汁原味的美国杰作。它的动人情景可以无愧地与近现代的美国四大金牌畅销书《出殡现形记》、《傻瓜威尔逊》、《宠儿》、《骗子的化妆表演》比肩。而它的鬼斧神工会让读者们自然地联想到几位誉满世界文坛的巨匠：威廉·福克纳、马克·吐温、赫尔曼·麦尔维尔和威廉·莎士比亚，以及一批大师级的文苑翘楚：海明威、奥康纳、塞万提斯、贝克特、康拉德、约翰·福特、山姆·佩金法和塞尔乔·莱翁。《穿越》抒写的天地是那样感动人心，它会使读者全身心地沉浸在一个个震撼得让人停止呼吸的故事里，使读者的灵魂陶醉于一处处美丽而忧伤的场景中。在麦卡锡的神笔之下，一切都那样摄魂夺魄，令人目不暇接。你都来不及思索这种文字和影像的力量从何而来，只有惊叹：麦卡锡的神手能够捧起一切源流而化作他自己的清泉！”

从表面上看，《穿越》的背景和情节与《天下骏马》有些相似，都是描写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两个美国南方牛仔少年离家出走，纵马天下，浪迹墨西哥的甘苦。但《穿越》并没有继续《天下骏马》主人公约翰·格雷迪的故事，而是潜心塑造了另一个坚韧不拔的牛仔少年比利·帕勒姆，描述了他在这四年间三次骑马往返穿越美墨边境，为了追

求信念和探求人生而遭遇的艰难曲折和为此付出的艰辛血泪。

在“边境三部曲”的结尾篇《平原上的城市》里，前两部的主人公约翰·格雷迪和比利·帕勒姆汇合到一起，成为好友，继续着他们的人生之旅。正如美国评论家韦德·豪尔所评述：“一个心力交瘁的堂吉诃德，虽然极度悲伤，但还年轻，还有力量再生。”他们经过了生活的历练，日趋成熟，共同在这部终结乐章中扮演了主角，演绎出了一段又一段感人至深的故事。至此，三部合为一体，将这部恢弘、深沉的生命交响曲推向一个不同凡响的高潮。

《穿越》描写了一个刚毅不屈的男主人公的探求冒险生活，震撼人心，触动灵魂。它既像是现代的《伊利亚特》，它所包含的丰富寓意又像是现代的《格列佛游记》。比利漫长的善恶旅程充满了对人生的探求，对时空的思考，以及对神灵之存在意义的询问，展示了作者哲学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麦卡锡的写作思想在《穿越》中亦比先前有了更大的扩展。在《天下骏马》中，他着重写人与社会；而《穿越》却全面包容了他对整个世界的关切：人、社会、自然、生物，甚至是兽类，也折射了他对伟大上帝的一切不朽造物的责任与关爱。如他的第一章整个就是一部可以命名为“与狼同行”的中篇小说。他使用大量笔墨叙述了人与狼的周旋与相处，悉心观察了这只母狼的行为及感情。他并没有简单地将动物分为益兽与害兽来草草宣判，而是认为“所有这些可能存在的种族都是由神创造的，它也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页”。在比利出于对母狼的怜悯而不得不亲手将之射杀之后，书中有大段柔美动人的心理描写。比利的爱是那样博大宽厚。“他从落叶上抱起那已经僵直的头并拥在怀里，试图去抬起一个无法抬起的灵魂，那已经奔走于山林之中的可怕却美丽的灵魂。”是的，这不仅是一个

肉体，也是一个灵魂。这一章不禁使我们想起了福克纳的名著《熊》与麦尔维尔的《白鲸》，三者均柔细感人，异曲同工！这几位文坛巨擘不仅是高明的文学大师，同时也是高尚的道德卫士。他们反对只把人类作为价值判断的主体而把大自然仅仅当成客体的人类中心主义。他们用手中的文笔呼吁：自然界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体系。人只是其中一员，并非天生比其他生物优越。动物也是生命主体，也有感受痛苦和愉快的能力，也具有道德权利。它们都将自己满腔的热血及爱情投入天赐的大自然中，而对于现代人类文明渐渐侵蚀原本美好的自然界这一变迁疾首痛心。

麦卡锡的自然主体和生物中心思想亦在国内的学术界激起共鸣，我的中译文很荣幸地为中美两国的智者和学者们铺架了沟通的桥梁。这里略举一例为证，西南科技大学外语学院的陈进云女士曾著论文《解析科马克·麦卡锡〈穿越〉中的生态伦理思想》。倘若《穿越》能够引致中国广大的文学爱好者拓宽对美国文学的视野，作为译者，我真的感到欣慰之至。

为了真切地表现美墨边境人民的生活特点，麦卡锡在小说的大量对话中使用了西班牙语。这对西语是第二语言的许多美国读者来说是不难接受的。对于译者，处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也不觉困难。比较费神的却是一些地方风貌和历史文物，如印第安部落的生活，半个世纪以前使用过的捕兽器、猎枪及马具等。我曾独自驱车上千英里，去美墨边境地区寻访考察，一切都是为了译文的真实与准确。翻译终于结束了，但我的脑中却始终不灭地闪现出小说的最后一幕：“时间又一次地推出了一个灰色的黎明，又一次地托出了一轮神造的、完美的太阳。太阳升起来了。它又一次地照耀着大地，照耀着一切，不计善恶，不论功过，不分厚薄，一视同仁。”世界是这样之美丽，却包容了那么多的丑恶与不幸。我们多么希望这轮火红火热的太阳能够融化

天下的冷漠与黑暗，给我们一个真正光明和温暖的大地。

呕心沥血近十年的“边境三部曲”终于落幕了。作为这场巨演的总编导，麦卡锡在历经了三十多年连续不断的笔耕生涯之后也感到心力交瘁，需要调试恢复、休养生息一番了。其时，麦卡锡与他的第三任妻子詹妮佛又组建了新的家庭，并且有了一个孩子。就像是军人久临沙场也需要一段安逸的民间生活来放松自己，麦卡锡带着家人搬离了埃尔帕索这座直接给他创作灵感，也让他寝食难安的美墨边境城市，北迁到相对超脱一些的新墨西哥州圣塔菲市，但还是在不远处守望着他灵魂中的故乡——大西南。

在几年的沉寂之后，我们的文坛不老松又接连写出两部获奖力作，给文坛带来新的轰动。

一部是《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 2005)。由美国著名编剧、导演、制片人科恩兄弟据此书拍摄的同名影片彻底颠覆了美国西部片，一举囊括了第8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影片、最佳改编剧本以及最佳男配角四项大奖。

另一部是堪称当代经典的《路》(The Road, 2006)。这部力作在2007年连续获得了第91届普利策最佳小说奖、最佳“鹅毛笔奖”及美国独立书商协会Booksense年度图书奖。因此，麦卡锡亦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誉为“美国当代四大一流小说家之一”(其他三位为罗斯、品钦和罗里德)。根据它改编的巨片《末日危途》也紧随着被搬上大银幕。

在这两部新作中，麦卡锡延续着海明威和福克纳的文学风格。他全心关注着人类社会的命运，在表现宏大而严肃的主题同时，也给读者以极大的阅读快感。和“边境三部曲”一样，《老无所依》及《路》也成为“黑色幽默文学”(Black Humor or Sick Humor)的优秀代表作。但它却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幽默，它以悲剧内容和喜剧形式交织的混杂，表现世

界的荒诞、社会对人的异化、理性原则破灭后的惶惑及自我挣扎的徒劳。面对这一切，人们发出玩世不恭的笑声，用幽默的人生态度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维护饱受摧残的人的尊严。称麦卡锡为当代最伟大的黑色幽默文学大师，他当之无愧。

科马克·麦卡锡因其文学成就在2009年5月以七十五岁高龄获得了美国笔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这两年一度的奖项只有当代顶尖的文学家才有幸得到，因此麦卡锡也成了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热门候选人。这使世界各国的麦卡锡读者们感到欢欣，也掀起了新一轮全球麦卡锡热。

《芝加哥论坛报》曾呼吁：“请在您的书架上空出一席之地……如果您喜爱经典小说、探求和冒险的佳作，这里有一位美国当代文学的大师、巧匠，会给您带来一流艺术的享受。”

“文学是没有国界的。”真正好的作品必将以其潜在的艺术魅力深入人心，为各国读者带来无穷的精神享受。这里，我并代表“边境三部曲”译组两位同仁——李笃教授和魏铁汉教授向重庆出版社为“边境三部曲”全部出版所付出的积极努力和辛劳致以衷心的感谢！

尚玉明

2010年12月29日

于美国萨克拉门托市

第一章

当他们离开格兰特县南迁到这里来的时候，博伊德还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娃娃。被他们称做希格尔达的新建的县，也不过就是这个男孩的年龄。他们告别了故土，那儿是他的妹妹和外祖母的埋骨地，到新开发的边境地区来寻找新的生活。这新的县份富饶、原始。你可以骑上骏马长驱南下，狂奔至墨西哥，一路上不会碰到一道篱笆挡墙，真的如入无人之境。才刚刚到了骑马的年龄，他就喜欢把弟弟博伊德扶上马背，让他坐在自己身前，两人同乘一鞍，在原野上骑行，同时用西班牙语和英语教给博伊德这些山水鸟兽的名字，描述着自然的风光。在这所新房子里，他们兄弟二人住在连着厨房的一间卧室里。在夜里，他常常睡不着觉，心里涌动着对新生活的无限憧憬。他想倾诉，他看着熟睡的博伊德，听着他甜甜的呼吸，不禁出声对他诉说，诉说他美好的计划，他对新家乡、新生活和他们这新一代的计划。

在那年冬天的一个夜里，他被狼嗥惊醒了。这叫声是从他家房子西边的小山包里传来的。他知道这些狼是想借着新雪，乘着月光跑到平原上来猎杀羚羊。他一跃而起，从床脚竖板头上抄起裤子和

衬衣，抓起他那毛毡衬里的帆布夹克，又从床底拉出靴子，走到厨房，借着炉子散发出来的微热穿好衣裤，再把一双靴子拎到窗口，在月光下分出左右，弯腰把它们套到脚上。然后轻步走出厨房，关上了房门。

当他经过马厩时，栏中的几匹马在寒夜里对他发出低柔的嘶声。新雪在他的靴子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他的呼吸在淡蓝色的夜光中喷出一团一团的白雾。一小时之后，他已蜷伏在一条干河床上的雪堆里。凭着留在雪上、沙上的爪印，他知道那群狼刚刚从这里走过。

它们已经下到平原上来了。他穿过了一片扇形的沙石地，干河在这里折道向南伸进了山谷，在这里，他又看见了狼的足迹。它们就在前头！他小心翼翼地趴在雪地上，肘膝并用，匍匐向前。因为冷，他把双手缩进袖筒，捏住袖口，防止冷雪涌进袖管。他爬过一片黝黑的小杜松林，从这里，他看得见阿尼马斯山峰下宽阔的山谷。离狼群很近了。他迫使自己静静地蜷一会儿，稳住呼吸，然后慢慢起身，朝前方看去。

在前方的旷野上，他看到了一幅激烈的追逃景象。狼群在追杀着羚羊；而亡命中的羚羊在白皑皑的雪野上像幽灵似的急速逃窜，或长奔、或急转、或盘旋……在清冷的月光下，雪浪在它们蹄下喷飞。它们急促的气息在冷凝的寒夜中像白烟般冒出，好像体内正燃烧着烈火。这群急转着、狂跳着的狼，在这茫茫冬夜里居然保持着神秘的沉默，仿佛它们来自另外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与这里根本语言不通。一阵无声的喧闹之后，它们跑下了山谷，沿着谷底跑向了远方，很快变成了灰蒙蒙、白茫茫中的几个小点，直至消失。

他觉得很冷，但还是原地未动，他还在等。四处一片死寂。凭着自己呼出的气息，他能看出来风往哪儿偏。在这片刻的沉寂中，

他所能看到的東西就是自己的呼氣，兩道細細的白霧，噴出、消散，再噴出、消散，反復無窮。他蹲在那里等了很長時間。終於，它們又來了。這次是跑步後的歡娛。它們大步慢跑着，8字形地交叉着跑，扭動着身軀，邊跑邊舞。它們時而停下來，用鼻子在雪中刨掘着什麼。再慢跑幾步，再停下來，立起後腿，揮動前肢，兩兩一組，對臉而舞。舞上一陣，又繼續前跑。

一共有七只狼。它們就在離他不到二十英尺的地方跑過去了。這麼近的距离，僅凭着月光他都能看清它們杏仁狀的眼睛，聽見它們的喘息。他甚至可以感覺到，它們知道他的存在——這種感覺一剎那如電擊般令他毛骨悚然。它們聚到一堆，用鼻子互相蹭擦，用舌頭彼此舔拭，好像是在傳遞着什麼信息。但頃刻間，它們又都站住了。它們豎起耳朵站在那里，有的還把前腳提到了胸前。它們正在看着他——是一圈狼的眼睛在看着他。他屏住了呼吸，它們也屏住了呼吸。雙方就這樣僵持了一會兒，狼群突然轉開身，疾步地、但却是悄悄地跑掉了。當他回到家裡的時候，博伊德已經醒了，但是他沒有告訴他自己去了哪里以及看到了什麼。他從來也不曾將這件事告訴過任何人。

到了這一年的冬天，博伊德已經長到了十四歲。他家附近的干河床上，樹木從初冬起就早早脫去了葉子，光禿禿地立在那里。天空一天天愈加灰暗、陰沉，它籠罩下的樹木更顯得蒼白和孱弱。一股強冷的風從北方吹來，現出了赤裸裸樹身下面一派蒼涼的大地，就像是歲月的一张大單據，羅列着亘古以來人類所有的債務，但所有的債權都已經過期。歷史簡單得不過如此。在他家房子的坡下，緊靠干河外灣的地方是一片稀疏的三角葉楊樹林。此時，在蕭瑟的冬天，樹枝一根根慘如白骨，樹干上的雜色樹皮也幾乎剝落殆盡。在這些楊樹叢中，有幾株特別粗大。其中有一棵巨樹被人齊地鋸掉，

留下了截面宽大的树桩子。在冬天，过路的牧人利用它做木板地面，可以在上面搭起四英尺乘六英尺的帆布帐篷来防冷、避风、安度寒夜。他驾着马拉橇，带着博伊德外出拾捡木柴，一路上看着冬阳下自己的影子、马和木橇的影子，一棵一棵地穿过树桩。博伊德坐在木橇上，手里握着斧子，就像在守护着自家收集的木柴。他斜过眼睛，注视着西边的天空。荒野的山峦下，一轮血色的太阳满环光焰，正在缓缓沉入被它照得通红的干湖之中。在西天的晚红下，几只羚羊摇摆着脑袋，轻踏着步子，正巡游在牛群当中。在那方小平原上，宛如一幅灿烂、生动的剪影画。

他们踏着一路上的干树叶堆，驾橇来到了干河床里一个蓄着水的池塘旁。他在这里下了马，给它饮水，而博伊德却绕着水塘查找小老鼠的踪迹。博伊德无意间擦身经过了一个印第安人。这个人正弯着腰、全神贯注地蹲在那里，连眼皮都没有抬一下。当博伊德发觉了他并转过身来时，这个印第安人只是把眼光投向博伊德腰间的皮带，仍然没有抬眼。直到博伊德完全停在身边，他才抬起眼睛。博伊德几乎要碰到这个人了。这个人蹲在一丛细秆的芦苇草下，并没有特意隐藏，但博伊德却没能早一点发现他。他横膝握着一杆老式的0.32英寸口径单发来复枪。在这黄昏时分，他在守候着射猎前来池塘饮水的鸟兽。此时，他仍然蹲在那里。他看着孩子的眼睛，孩子也看着他的。他的眼睛那么黑，好像满眼都是黑色的瞳仁。在这双漆黑的眸子里，太阳正在西沉。在这双漆黑的眼睛里，是这个孩子站在太阳旁边。

过去，博伊德从不知道他能够在别人的眼睛里看见自己，也不知道他能在别人眼里看见像太阳这样的东西。现在，他看见自己成双配对地站在这两眼黑色的深井里，连细弱的头发都能看见，只是样子有点古怪。但这是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孩子。就像是他走失了